

风树区纪事

■简宏宇

芝瑞镇，是英雄赵芝瑞的名字命名，但在此之前的风树区却是两位英雄的名字各取中间一字而命名。

芝瑞镇，位于克什克腾旗中南部，百岔川中上游。这里沟壑纵横，山峦叠嶂。境内有克什克腾旗最高峰——大光顶子山，同时，水草丰美的塞罕坝草甸草原又孕育了西拉木伦河的一级支流——百岔河。铁蹄马，是这里衍生的神奇物种；“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碗里”，是这里传颂千年的佳话。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又是一片英雄的土地——赵芝瑞，一个英烈的名字，永远铭刻在这片土地上，烙印在芝瑞人的心中。

然而，多数人并不知道，芝瑞镇的前身，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风树区。现在我们仍然能在芝瑞镇兴华村向阳村民组老供销社旧址的女儿墙上，找到“克旗风树区供销社”的字样，这可能是风树区尚存的为数不多的历史见证。

这个名字从建国初期一直沿用到1958年，风树区才改称芝瑞人民公社，后为芝瑞乡、芝瑞镇。

风树区，同赵芝瑞一样，也是一段英雄的历史，但是，对这段历史，我们已无法还原细节，只能凭后人的记忆追述点滴。

风——于凤宝，1911年生。《克什克腾旗志》革命烈士名录载：“于凤宝，兴华村农会主任，1946年入党，1947年牺牲于羊圈房子大校(榆)树下”。

树——王树敏，旗志革命烈士名录中无记载，对于他的革命经历，知情人已千古，我只听父辈们讲述过：王树敏在躲避土匪的追捕中负伤，被当时的一个地方警察(吕忠，羊圈房子人)补了一枪后牺牲。1959年“肃反”时，吕忠因涉嫌枪杀革命烈士，被判八年徒刑。

徒刑。

1947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一年，但东北的土地改革如火如荼。兴华村虽地广人稀，但土改的步伐也没怠慢。当时，百岔川匪患猖獗，很多地主武装虽知穷途末路，但凭借自己手中的几杆枪，还要做垂死挣扎。东漫甸书声大地土代合明就是其中一支。

1947年春末，流窜到百岔川的代合明匪帮20余人，他们和兴华村的地主孙怀珠相勾结，开始疯狂报复农会干部。

就在那个春夜。羊圈房子榆树铺子(于营子，又称窑子，因几家于姓在这里住窑洞而名)一个简陋的窑洞里，于凤宝(时任兴华村农会主任)、于凤亭(农会成员，于凤宝的三哥，1909年生)、于凤林(农会成员，于凤宝的二哥，1906年生)，三位胞兄弟商量下一步的土改计划，土匪包围了于营子。随着土匪的马蹄声渐近，于凤宝的妻子(王素梅，1915年生)赶紧熄灭麻油灯，兄弟三人迅速跳窗，分路向后沟(于营子后沟)逃走。土匪发现了他们的行踪，随后迅速包抄，顿时枪声大作。手无寸铁的于凤宝、于凤亭先后被杀，于凤林因藏在榛柴窝子幸免于难。

于凤宝、于凤亭被抓后，连夜被带到了老羊圈房子(现羊圈房子村民组河西)地主孙怀珠的大院里，土匪偕同兄弟二人交出于凤林和其他农会成员，兄弟二人拒死不从。

土匪开始动了残忍的酷刑——先是把人弄上房顶，然后给他们头上戴上水桶(过去的木水桶)，让他们从房顶滚落，接着，土匪又把杀猪刀子插进二兄弟的嘴里，俩人始终缄口不言。最后，穷凶极恶的匪徒把兄弟二人拴在马后，拖进麻地里，从麻地

里出来后，兄弟二人已体无完肤，土匪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

看到他们二人已抱定赴死的决心，土匪无奈，把他们拖至现羊圈房子村民组后石岗子的大榆树下，进行最后的了断。

这是1947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上午。

大榆树下，聚集了很多人，除了二十几个土匪，当地的民众，还有于凤宝的妻子王素梅和他(她)们年仅七岁的女儿于瑞云。

匪首代合明拿出一颗红头子弹(这种子弹据说见血就炸)，在头皮上蹭了几下，然后上膛，问：于凤宝、于凤亭，你们还有啥交代的吗？

没等于凤宝说话，于凤亭抢先说：“就枪崩我吧，我有儿子，他只有一个丫头。”

代合明答：“你俩一个不留，再说他是头儿，更得让他断子绝孙。”

情势了然，于凤宝平静地说：“你们不要难为我的妻儿和乡亲，也不要难为我三哥，我做的是我担当。”然后挣开妻子搀扶的双手，叩拜四方后，倔强地站立起来，沙哑地喊出了：“共产党万岁！”“农会万岁！”

代合明的枪响了，随着沉闷的枪声，于凤宝倒在妻子怀中，脑浆溅落妻子一身……

大榆树，你历经200余年的风霜雪雨，阅遍200余年的人世沧桑，你，第一次听到了罪恶的枪声，第一次把一个英雄儿子的鲜血融入你的躯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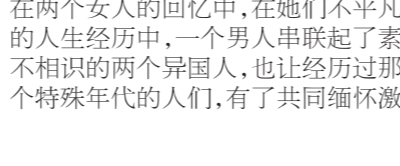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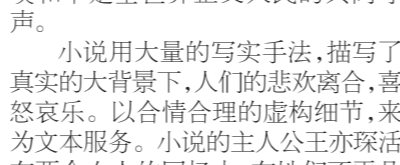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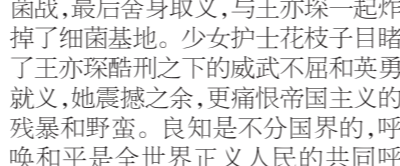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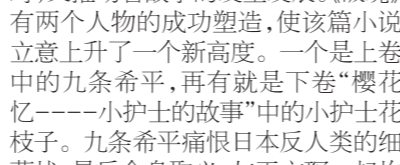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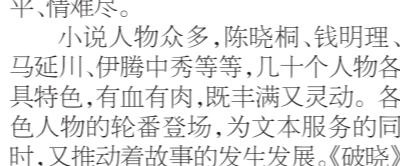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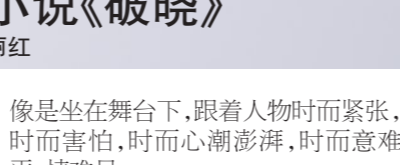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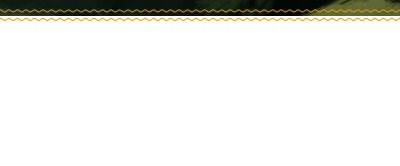
建国后，于凤宝、王树敏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原经棚县五区被命名为风树区，并于凤宝树碑，现墓碑的底座早已遗失，只有不足一米的碑身湮没于凄凄荒草中，但碑的上方“光荣纪念”四个字依然清晰可见，碑身记载于凤宝革命简历，经数十年风雨剥蚀，只有浇上水后才能依稀辨全。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每年清明节，芝瑞公社都如期举行祭扫烈士墓活动。于凤宝烈士墓距公社政府所在地仅5华里(赵芝瑞墓在经棚镇)，干部师生都胸佩白花，徒步前往于凤宝烈士墓前，举行隆重而庄严的祭奠——首先是为烈士墓填土，接着是红小兵、红卫兵为烈士敬献花圈花篮，然后领导宣读祭文，祭文后全体唱挽歌(万人含泪祭功臣，亲密的战友永远离开了我们……)，默哀，最后鸣枪敬礼——机枪、冲锋枪、步枪齐鸣，枪声震撼山岳，响彻云霄，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

1997年，为了纪念赵芝瑞等烈士牺牲五十周年，芝瑞乡政府在二道河子依山傍水处，修建了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这里青山巍巍，绿树荫荫，水流潺潺。它不仅是芝瑞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英烈们魂归故里的精神家园。

不管是风树区，还是芝瑞镇，不论是赵芝瑞，还是于凤宝……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共和国的土地上，有他们的名字；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他们血染的风采！

毛泽东的话铿锵有力。“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里出来后，兄弟二人已体无完肤，土匪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

看到他们二人已抱定赴死的决心，土匪无奈，把他们拖至现羊圈房子村民组后石岗子的大榆树下，进行最后的了断。

这是1947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上午。

大榆树下，聚集了很多人，除了二十几个土匪，当地的民众，还有于凤宝的妻子王素梅和他(她)们年仅七岁的女儿于瑞云。

匪首代合明拿出一颗红头子弹(这种子弹据说见血就炸)，在头皮上蹭了几下，然后上膛，问：于凤宝、于凤亭，你们还有啥交代的吗？

没等于凤宝说话，于凤亭抢先说：“就枪崩我吧，我有儿子，他只有一个丫头。”

代合明答：“你俩一个不留，再说他是头儿，更得让他断子绝孙。”

情势了然，于凤宝平静地说：“你们不要难为我的妻儿和乡亲，也不要难为我三哥，我做的是我担当。”然后挣开妻子搀扶的双手，叩拜四方后，倔强地站立起来，沙哑地喊出了：“共产党万岁！”“农会万岁！”

代合明的枪响了，随着沉闷的枪声，于凤宝倒在妻子怀中，脑浆溅落妻子一身……

大榆树，你历经200余年的风霜雪雨，阅遍200余年的人世沧桑，你，第一次听到了罪恶的枪声，第一次把一个英雄儿子的鲜血融入你的躯体中！

建国后，于凤宝、王树敏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原经棚县五区被命名为风树区，并于凤宝树碑，现墓碑的底座早已遗失，只有不足一米的碑身湮没于凄凄荒草中，但碑的上方“光荣纪念”四个字依然清晰可见，碑身记载于凤宝革命简历，经数十年风雨剥蚀，只有浇上水后才能依稀辨全。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每年清明节，芝瑞公社都如期举行祭扫烈士墓活动。于凤宝烈士墓距公社政府所在地仅5华里(赵芝瑞墓在经棚镇)，干部师生都胸佩白花，徒步前往于凤宝烈士墓前，举行隆重而庄严的祭奠——首先是为烈士墓填土，接着是红小兵、红卫兵为烈士敬献花圈花篮，然后领导宣读祭文，祭文后全体唱挽歌(万人含泪祭功臣，亲密的战友永远离开了我们……)，默哀，最后鸣枪敬礼——机枪、冲锋枪、步枪齐鸣，枪声震撼山岳，响彻云霄，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

1997年，为了纪念赵芝瑞等烈士牺牲五十周年，芝瑞乡政府在二道河子依山傍水处，修建了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这里青山巍巍，绿树荫荫，水流潺潺。它不仅是芝瑞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英烈们魂归故里的精神家园。

不管是风树区，还是芝瑞镇，不论是赵芝瑞，还是于凤宝……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共和国的土地上，有他们的名字；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他们血染的风采！

毛泽东的话铿锵有力。“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毛泽东的话铿锵有力。“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毛泽东的话铿锵有力。“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毛泽东的话铿锵有力。“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毛泽东的话铿锵有力。“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未来之星

秋

■乌兰布统苏木完全小学 张峻崎

我爱清风拂面的春天；我爱烈日炎炎的夏天；我爱白雪皑皑的冬天；但我更喜欢多姿多彩的秋天。

秋天总是最美好的。金黄的稻浪、火红的枫叶、苍绿的松柏、鲜丽的野菊……欧阳修的《秋声赋》曾使古今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动容！而现代作家俊青的《秋声赋》亦令人神往不已！

果园里，那些果子露出了甜蜜的笑容，那灯笼似的红苹果，昂首挺胸的被农民伯伯摘下；玛瑙似的山楂喧闹着炫耀着自己的味道；最安静、优雅的葡萄小姐则静静的等待着，让鲜美的味道馈赠给这丰收的秋天！

是谁带来了秋的绚丽多彩？是谁带来了秋的清纯神韵？哦，是那风流潇洒的菊。秋天的菊花是数一数二的美丽，红的似火，粉的似霞，白的如雪，黄的若缎。接天盖地，连成一片。仿佛为大地铺上一层昂贵的地毯。这就是多姿多彩的秋天。

乌兰布统的秋天没有累累硕果，也没有鲜美的菊，但乌兰布统的五彩山一定让你流连忘返。

五彩山是乌兰布统著名的景色之一，因为一到秋天，山上的树叶变了颜色，红、绿、橙、黄、青成就了五彩山的美名。从远处看五彩山好像独角兽的角一样，从近处看更是迷人，一片五颜六色，美景尽收眼底。这就是乌兰布统的秋天！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成为一片树叶，投入家乡金秋的怀抱。

“我”想回家

■宇宙地中心完小 郝伟祺 指导教师 毛泽敏

丁香花塞满整个校园，盛夏，葫芦还是青的，在夕阳下，它闪着光，张明坐在长椅上，望着那沾满露珠的葫芦，出了神。

最终，好奇心使他摘下来葫芦，班长看到了张明，本想是叫他一起玩儿的，可张明手中的葫芦吸引了她。“张明，你哪来的葫芦。”班长神情变得严肃了。听到这话的张明，立刻站了起来，撒开腿就跑。月光下，班长并没有去追，她与清风相伴着，走向了办公室……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张明觉得时间太久了，就把手中的葫芦放在了旁边的长椅上。跑回了教室，班主任似乎什么也不知道，可当课上了一半儿他离开了，这让张明更慌了，他望了望班长，但班长也和班主任一样，似乎什么也不知道。

班主任终于回来了，张明的心刚放下来，就见来到身边，放下一本书，一刻钟左右，张明已经明白了，这本童话书中说了植物也是有家人的，把他带走后，植物也会想家。

丁香花四处飘着，今天的课结束了，张明找到了葫芦，看到了它的“泪珠”，张明懂了，他奔跑着，跑到了葫芦苗边，却无法将它再挂上去。张明默默无语……



魔幻城堡 杨杰电脑绘画

阅读时光

现实与虚构交织的谍战魅力 ——读长篇小说《破晓》

■于丽红

当人们还在津津乐道李学萍的《契丹野马》时，她的另一部谍战小说《破晓》鸣锣收兵。众所周知，近几年谍战题材大火，不论是影视还是大荧幕，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无名英雄和反敌特大戏。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李学萍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坚持辩证唯物史观和群众观点，用小说的形式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开篇楔子给读者留下巨大的想像空间，牵引着读者去迫切地寻找答案。李学萍把《破晓》的时代背景放在了伪满时期的哈尔滨，时代大背景为讲好故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北大高材生王亦琛背景复杂，他既是第一中学生的国文教员，还是大恒木行的四当家，又是保安旅旅长马延川的侄子，而他的秘密身份是哈尔滨地下党领导人“青锋”。青锋一出，谁与争雄；有没有武侠小说的味道呢？武侠的精髓在于武，而谍战的精髓在于智与武的结合，但他们的精神又有统一之处，那就是大义，家国情怀的取舍。然而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是虚构，一个是来源于现实题材的再创作。伪满时期的哈尔滨，各方势力犬牙交错，敌我矛盾突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虚实

实实之间，拼的就是斗智斗勇。

在复杂的斗争中也有情感，王亦琛在一场生死救援中与女医生陆秋月不打不相识。他渊博的学识与人格魅力征服了漂亮的女医生，他们心意相通，携手并肩，在夜幕笼罩下的哈尔滨开始了光明的征程。然而，错综复杂的环境，让这对互生情愫的青年男女，不得不把感情深埋心底，为伟大而光明的新中国舍去小情小爱，为家国而战，是他们的理想和荣耀。这是小说上卷“美丽的女医生”的主线，也是小说着墨的重点。

上卷的情节设置跌宕起伏，看点满满，王亦琛不但为东北抗联提供情报，后来又策反了日本医生九条希平，通过他炸毁了日军细菌基地，后又成功把马延川的保安旅拉回了人民的怀抱。而下卷虽然篇幅不长，但是王亦琛以血肉之躯为诱饵，换取最后的胜利，则把故事推向了高潮。一面是战争的残酷，一面是爱情的伟大；现实与理想、激情与隐忍在小说中表达的淋漓尽致。

其实，李学萍的《破晓》给我的最大惊喜，不是情节设置，而是一幕幕如同话剧的表达方式。小说切入文本，现场感十足，每个情节的代入，读者都

像是坐在舞台上，跟着人物时而紧张，时而害怕，时而如潮澎湃，时而意难平，情难尽。

小说人物众多，陈晓桐、钱明理、马延川、伊腾中秀等等，几十个人物各具特色，有血有肉，既丰满又灵动。各色人物的轮番登场，为文本服务的同时，又推动着故事的发生发展。《破晓》有两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使这篇小说立意上升了一个新高度。一个是上卷中的九条希平，再有就是下卷“樱花忆——小护士的故事”中的小护士花枝子。九条希平痛恨日本反人类的细菌战，最后舍身取义，与王亦琛一起炸掉了细菌基地。少女护士花枝子目睹了王亦琛酷刑之下的威武不屈和英勇就义，她震撼之余，更痛恨帝国主义的残暴和野蛮。良知是不分国界的，呼唤和平是全世界正义人民的共同呼声。

小说用大量的写实手法，描写了真实的大背景下，人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以合情合理的虚构细节，来为文本服务。小说的主人公王亦琛活在两个女人的回忆中，在她们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中，一个男人串联起了素不相识的两个异国女人，也让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们，有了共同缅怀激

情岁月的情感历程。

小说是虚构的文学作品，我们用语言去描述我们未能经历的、通过想象力拼凑、创造的东西。这些虚构的事物，通过我们的传播，渐渐变成所有人经历过的“回忆”，越来越多的人捆绑在一起变成集体，促进了人类的合作。我们将这个作用放大到人类文明史中去，这种虚构的能力除了集群，还帮助我们构建了规则，他的很多条款其实都是从故事中归纳而来。而看看这些故事，无外乎就是我们的小说。当然，从某些方面来说，虚拟的小说，却能让你看到比现实更真实的一面；这也正是现实与虚构交织的魅力所在。

二战期间，我们经历了太多苦难，千疮百孔的祖国是我们几代人不能磨灭的记忆。而《破晓》脱胎于此，讲述那段苦难历史的同时，告诫人们不要忘记过去。记住那段历史，反思过去，是每个炎黄子孙肩负的责任。我们应该尊崇历史、牢记使命、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成果来之不易，我们要把握当前放眼未来，看到历史与未来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永久牌”跑出扶贫“恒速度”

——记万合永镇农机站站长帮扶责任人刘俊杰

■特约记者 刘英明

说起万合永镇农机站站长刘俊杰，广义村的男女老少都纷纷点赞。作为当地的干部，自脱贫攻坚战役一打响，他就被派到攻坚的最前沿任广义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由于工作繁重，于2019年卸任队长一职，但是他始终带领着大家冲在扶贫工作的最前沿。作为帮扶责任人的他心思缜密地为贫困户出谋划策，用自己持之以恒的行动在脱贫攻坚最前沿，谱写了本地“永久牌”人才的新篇章。

全心扑工作，不留一丝余力

“刘哥，你那眼睛过敏难受，你就别对着电脑了，剩下的扶贫系统活交给我。”“可不用，我这眼睛一到夏天就过敏，已经习惯了，咱们几个一块干还能快点。”这是他与18年刚来到村工作的新队员的对话，温暖着大家。

自开展脱贫攻坚以来，刘俊杰同志立足自身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缜密的工作思维投身于这场战役中，在负责本村驻村工作的同时，结对帮扶的机制，与下马架子组于凤华等两户结成帮扶对子，由于家离得近，他每天一早就开启了一天之旅，入户宣传政策、落实上级红利、入户帮忙想办法……晚上带领着工作队一项项核实、比对扶贫数据。

全力找对策，不落每个角落

“刘俊杰，我咋也认识，基本上都是天天来，问我需要这吧，需要那吧，我一个老太太本身也不用什么，我这是赶上好时候了，刘俊杰还时不时地来看看我，唉，知足了。来，我领你们看看刘俊杰给我买的小鸡，现在可好了，等长大了给你们杀一只。”这是笔者第一次和其他队员在下马架子于凤华家时的一段对话，话里话外都洋溢着感谢。她是一位独居老人，孩子们不在当地，老伴几年前已经去世……由于收入来源少等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作为扶贫工作队队长又是帮扶责任人的刘俊杰始终在牵挂着这位老太太。

“我的这两户贫困户太好了，他们本身都能干，从来不闲着，你就看他们的小院、小院子收拾的可立整了。我在农村工作这么多年，或多或少都有点了解。我每次去我寻思看看她能养点啥，都在他的院子四周看看，于凤华你别看他上岁数，但是她一天也不闲着，我那天去他那院我看门口那块盖个适合养个小鸡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几个小鸡仔，你看现在长得多好。”看到这样的贫困人口，作为帮扶责任人的他自豪的说道。

全身入一线，不愧青年楷模

作为镇农机站站长的他，业务性工作较多，但是对于广义的扶贫工作始终他始终是离职不离岗，每次无论从镇里回来，不管多晚都得来村一趟，问问工作进展、还需要做什么。不管多忙，他都和大家一起理思路、察民情，他的眼里只有群众的需求，他的脚下只愿走群众的田埂。习总书记曾指示过好两种人才，一个是本土永久牌，一种是外地飞鸽牌。作为老落地户，刘俊杰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这场攻坚战里发挥着本土“永久牌”的恒久光芒。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你在一起



克什克腾融媒 (客户端app)



克什克腾信息报 (二维码)



克什克腾电视台 (公众号)